



官板

四書纂疏

論六七

七

112
1002
7



12
卷

論語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

愚謂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所及其稱賢者

蓋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

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

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



越後國頸城郡高田市人
室幸治郎平方義所藏

明治
月 年
日 未

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語錄曰問先進後進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惑好看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惡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

輔氏曰言若當職任而用夫禮樂也

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

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黃氏曰野人君子安知非夫子之言從先進安知非

損文從質邪曰聖人用禮樂當以中為尚不得已而遵時王之制則當以從周為貴不應捨君子而從野人也況前輩於禮樂亦未嘗主於質後輩於禮樂又安能皆得中邪○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風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

不可易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或問何以知門人所記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

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

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

因其材於此可見

或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

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

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為一事之長而已也○黃氏曰註云教人各因其材或問云教人各因所長以入教人之法當先使之切已務內而今乃因言語政事而入何也曰聖門問答之間或及言語或及政事皆在所不廢耳非捨夫切已務內而專事夫言語政事也四科之目蓋亦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而為言也非言其所學從入之路也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

知十哲世俗論也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

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敢止此十人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輔氏曰聖人之心義

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昧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

然胡氏曰顏子資稟高明功夫深熟一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不待問辨而曉然如見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鉅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略無毫髮

之疑矣○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

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輔氏曰胡氏說是矣然亦非都無事實而但為是辭也此又不可不知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

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章矣○胡氏曰案韓詩外傳閔

子父再娶生三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

之意溢於詞長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

謹言也語錄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必再三反復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

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

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

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

必能謹其行矣輔氏曰言行表裏之符也固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但言出於口而未據有實故人之易其言者常多

行履於身而其失易為人所指擗故人之忽於行者差少南容能謹於人之所易則於人之所不敢忽者必能謹之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輔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聖人一言之間輕重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

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夫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

語錄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若大夫而徒行命車而與人使鬻諸市此義理之必不可者也若為所識我者之窮乏而欲得於我我故勉強而與之以副其意如此則非誠心與直道也出於勉強則非誠心副人之意則非直道此豈安於仁者之事哉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之喪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雖於顏子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輔氏曰蘇氏於常人之情每得之至義理之正大則多所不及非有以辨之則學者將惑於其說局於事而不究其理此非小失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既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己之喪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胡氏曰過不可有然此非過也哭至於慟發而中節矣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樽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止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黃氏曰門人違夫子之言而厚葬尊賢敬友之

情厚也夫子不以情勝理故以此責之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處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輔氏曰祭祀之意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此固學者之所當講求也○又曰有生必有死其為變亦大矣醉生夢死者固不知求學者其可不求以知之乎此格物之大者子路之問可謂切矣然亦未免傷於剛勇故於道有強探力取略其所易知而遠欲求其所難知之病

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

神

輔氏曰誠則有物敬則有禮有物有禮則內外兩盡矣此事人事神之非大務也使在我之誠敬明猶不足以事人則幽而鬼神其何能事之乎

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輔氏曰死者生者

氣之聚散耳儻不能推原於前而知氣聚故生則必不能反要於後而知氣散故死也

蓋幽明始終初無二

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輔氏曰人鬼雖有幽明之分生死雖有始終之辨然其理則未嘗有二也學者當有序若未能事人而遽求事神未知其生而遽欲知死則是躐等故夫子之告子路者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語錄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永嘉

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聚散陰陽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人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眇不可信之事也○蔡氏曰人鬼死生雖二而一不過一氣之屈伸而已但屈者幽而不可見伸者明而易行易知苟能盡理以事人及其至也不

可度者亦可得而格之矣苟能窮察乎其生之所以然及其至也不可得而知者亦可從而識之矣夫子教人以可見者致其不可見者非聖人孰能如是乎

○又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然人鬼生死之理雖一但既是人便與鬼不同既是生便與死不同故曰一而二然雖是一又是一理故曰一而一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語錄曰行行是大故發露得粗底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

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蔡氏曰子路侍夫子之側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故夫子謂其不得

其死庶幾乎路知之而能變其氣質也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

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輔氏曰子樂之說雖有意味然反不若子曰之為協

子路終不能變果死於孔悝之難惜哉

論語集注卷六

二

於文勢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

不如仍舊貫之善

王氏名安石臨川人○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

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輔氏曰形氣聲音之相符自然之理也凡物皆然顧人弗之察耳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道情只

烏有不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

輔氏曰升堂入室乃入道次第之譬喻堂以喻夫正大高明之域室以喻夫精

微之奧子路剛明其於道之高明正大處固已造之矣然其麤率之意未除故於道之精微深奧處則未能有所入耳觀其結纓而死與程子謂其有堯舜氣象則其能造於高明正大之域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能深入精微之奧也

未可以一事

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輔氏曰子張才高而矯亢子夏才短而篤實二子質性正相反才高故意廣而

好為苟難此所以常過乎中才短故篤信固守而規模狹隘此所以常不及乎中過與不及皆生乎氣稟之偏而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

然其失中則一也

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

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

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豪釐繆以千里

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輔氏曰差之豪

釐即謂過與不及也豪釐過乎中則為過豪釐不及乎中則為不及其初蓋甚微也過而不知所以自反則愈過不及而不知所以自勉則愈不及積而反之則相去不啻千里之遠矣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不偏不倚而中持衡焉或抑或揚一進一退無不使之歸於中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

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

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或問冉求學於夫子

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時之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

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
冉求亦豈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
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
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
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
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
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

也

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
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

義之
盡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
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

急故也

語錄曰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曰他只緣
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

語錄曰是一箇謹厚
底人不曾見得道理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

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語錄曰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
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

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
竇之說不得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
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輔氏曰觀家語
所載之事則其質性之厚可知然恐或不免於由之而不知者若知與行俱到
則豈遜於
顏閔哉

參也魯

魯鈍也

輔氏曰鈍謂遲鈍凡事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乃透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語錄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較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又曰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一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

聖門學者聰明才

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輔氏曰大抵聰明才辯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才質

魯於道初若難入而其求之也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由也嘖嘖五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子路麤鄙

輔氏曰子路麤鄙

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乎內粗

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實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蓋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于中耳○愚謂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輔氏曰畢竟前說為

勝通為一章固可但其語勢若有不同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

輔氏曰此與易大傳所謂其殆庶幾同

屢空數至空匱也

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

文集曰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

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

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文集曰問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

輔氏曰此言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也

貨殖貨財生殖也

輔氏曰此蓋順其言而解

之其實則是生殖貨財也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輔氏曰子貢於事億度而屢中者固以其才至

於不受命而貨殖者以其才為之累耳○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其庶固不專為屢空使不能安貧則亦決不能其庶不能其庶則決不能屢空億中固不專為貨殖然使其不貨殖則決不止於億中使其

不止於億中則亦決不徇貨殖天理人欲相為勝負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

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輔氏曰子貢後來所見煞高所造煞遠至於聞性與天道則併與其初心忘之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

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

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

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輔氏曰簞食瓢飲蓋人生之決不可闕者顏子於此猶屢絕而

不改其樂則凡在外之物信無有可動其中者矣貧與富天之命也安而受之可也而子貢乃以貨殖為心是將以智力求富不能安受天命也世之富人往往得之於自然非必其才能智術真有以致之也是有命焉但人由之而不察耳○又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

與理一自然發言中理不待億度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其不中者固多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

又止為善人而已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

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文集曰循塗守轍猶言循

規蹈矩○輔氏曰善人質美雖不必循舊塗守舊轍而自不敢放肆過越然學未充知未致則局於見在之量故無自而能入於聖人之室也此室字與子路

未入於室之室字同○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

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曰此只說善人是一箇好底資質不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輔氏曰欲仁則質美可知未有資質不美而欲仁者也有諸已則又進於信矣亦未有不自信而能不踐成法而自不蹈於惡者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文集曰問論篤是與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

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也曰色莊便是兼着貌字○輔氏曰惟夫人言論篤實之是與疑若可也然其言雖一而人品不同若夫人之為君子則言行必無異與之可也若夫人之為色莊則言行

未必相副遠與之則傷吾之明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

胡氏曰言其勇於行非常人之所可及其退正相反也

張敬夫曰聞義固

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可以不稟於父兄也蓋稟命自其所能而不待於教之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愚謂後為相失者因夫子

以顏淵為死而知也死為赴鬪而死者因顏子言何敢死而知也死生亦大矣以為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輕於死為重也當問答之時為師者知弟子必能赴義而已不疑其重死以求生為弟子者亦不以死為難但以死而合於義為難於死生猶然他可知已胡氏曰先王之

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語錄曰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

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輔氏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此晉語欒共子之辭，三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乃人道之宜。一或有闕，則非人道也。又曰：師弟子云者多矣，非惟百工技藝皆有之。雖所謂傳道辨疑解惑者，亦自有深淺輕重之不同。唯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而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也。又曰：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此致死之義，人道之宜，顏子固優為之也。又曰：捐生以赴難，死焉宜也。然亦不必皆死，幸而得生者有矣。然義之所在，不但已者故，胡氏又推極其義以教學者。又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遂死焉，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悞也。而顏淵遠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言若相反，而其意則相承。顏淵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處則殆相與為一矣。愚謂弟子何緣有恩於師？胡氏謂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者，恐誤當作孔子之於顏淵可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

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此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

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之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二子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輔氏曰：以道事君，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顯豈肯從君之欲哉？可則行不可則止，在我而已。故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也。此兩句斷盡大臣之道。不然則終不足以大有為於世。若夫君淫則淫，君奢則奢，說以帝不入，則王說以王不入，則霸乃功則之徒，所為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豈足與語大臣之事哉？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輔氏曰：是不以道事其君，直備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

已故夫子又極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存宗國衰微之緒沮季氏強僭之心脫由求不得其死之禍一抑揚之間其效如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子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輔氏

曰前章註謂其知不足而厚有餘此又以為質美而未學者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人惟學然後雖愚必明若愚而未明遽使之為宰是乃所以賊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輔氏曰神非可以嘗試事民非可以苟且治也故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所學若是者猶恐夫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乎初未嘗學而遽使之即仕以為學乎是將使之事神而先有慢之之意及其治民則必有虐之之實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輔氏曰子路從夫子知為學之不可以不讀書而其欲舉子羔也遽以何必讀書復於夫子蓋其勇率之資理屈詞窮不能反就義理故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是以夫子即就其病處箴之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剛明因夫子之言而自知其取辨於口之失所以不復有言若其以前言為實則必有辯論矣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

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

子惡其佞也

文集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輔氏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七
曰以少侍長以卑侍尊易得有所隱覆而不敢盡其情故夫子先為謙辭以誘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聖人之和氣謙德即所謂天道之下濟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輔氏曰子路剛勇故常有輕率之態攝管束也輔氏曰管束謂介乎兩國之間而為

大國所攝制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

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

其上死其長矣

輔氏曰方只訓向然子路之所謂向則義也有勇而不向義則是血氣之勇犯上作亂者有之勇而向義則是義理之勇夫然後能親其上死其長也子路之能使民如此蓋必有教化存焉商鞅之使秦民怯於私鬪勇於公戰似亦可矣然特劫之以刑賞耳固非有以教之而使民知其必不可不如此也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

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輔氏曰求赤之遜大抵是因于路被晒而然深味此時此意殆

有虞朝相遜之氣象聖人一頓一笑而成德達才之效如此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

會衆規曰同輔氏曰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殷規曰視殷即衆也規即見也鄭氏謂朝宗觀遇皆有常期若

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已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

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端元端服輔氏曰禮象云有元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是已有元端而冠若朝元端夕深衣是已有元端而章甫

如公西赤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是已有元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章甫禮冠輔氏曰幅廣袤等也然則元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禮冠輔氏曰布冠也三禮夏曰母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或問何以知以齒為序曰子路少孔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曾參之父也則其齒或亞於子路矣希聞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輔氏曰具猶言所具陳者春服單袷

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祓除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

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泂蓋不察乎此爾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

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

從容如此

語錄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他看得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見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莫不均具仁義禮智之性此理之妙苟無人欲以間之則流行不息隨處充滿蓋一言語則言語無非天理也一舉動則舉動無非天理也一好樂則皆天理之所當好樂也一趨向則皆天理之所當趨向也何往而非天理亦何處而有欠缺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未發則為中既發則為和孰非天理之當然哉曾皙之學有見乎此故問未及之也則不當思而不思天理也其及之也則當思而後思天理也其快於心也則不得不作而對天理也其異於人也則不得不疑而發天理也夫子之所問者吾心所存之志吾之所答者吾身日用之常天理也春之莫服之成可樂之日也童子冠者之相從浴沂風詠之得所可樂之事也可樂而樂天理也曾皙之心舉無一塵之為累但見天理之流行人之所以為學者亦不過存此心之天理而已今吾心之天理流行發用如此此志之外又豈復更有他念哉堯舜以道心精一之傳發而為垂拱無為之治亦不過曰仁義行而已豈復更有他道哉回視三子見事而不見理則雖有蓋世無前之事業且不足道而況其區區者乎至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

所亦天理流行其氣象功效自如如此耳○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立才有一豪人欲則天理便沮遏而不得行須是克盡人欲全無透漏到此地位然後天理自然流行也天理既遂其流行則隨事隨處自然充足優裕不待勉強着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唯聖人心與理一然後能體用兼備不待勉強自然然而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固未能如聖人之為也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於其首便自斷置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干之志之說相應曾皙之學唯有見乎此故其侍坐之時心平氣和照顧得到遂能於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胡氏曰天理所在未嘗不流行於日用之間其在人也一為私欲所蔽則壅遏而不通然非天理之本體也故人欲既盡則天理自若○又曰人患為私欲所蔽耳其實窮固未嘗不足達亦未嘗有餘不假它求也故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

或問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曰莫春之日生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

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
 輔氏曰曾皙所居之地不過只做得此等事而浴沂詠歸數語亦其平時日用
 之常夫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惠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只此兩
 句便又見得曾皙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不過與諸朋友徜徉自適
 初不見其有三子之志而其曾次悠然自適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
 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語之外是則曾點之所樂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一句
 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而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分曉集註於此一段
 凡三次改削然後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胡氏曰即其所居之位樂其
 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被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之所
 宜為而目前之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
 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方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
 世矣此哲之所以異於三子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之間無往非此則上
 下與天地同流矣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則與萬物各得
 其所以哲之所對雖未及此而非倉猝之談故可以由其言而觀其所存也
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
歎息而深許之
 語錄曰曾點雖超然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
 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此所謂
 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槩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流上做功夫
 諸子底小他底大○輔氏曰不言其德之有異而言其氣象之不侔者

哲之學但有以知之而已固未能有以得之故也夫三子之言志固皆實事使
 各極其才力而為之亦非常人所及但以曾皙見處觀之終是有所待於外而
 樂於見其能又其才各有所偏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若曾皙之志則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利此夫子所以歎息而深許之
而門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子路才能非不足於此今
 乃見哂於夫子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輔氏曰優柔則無急迫之意故不至於凌躡厭飲則有飽足之心故不至於虛妄其於進學先

後之序皆身親經歷之必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自然步步着實無有虛夸妄想之事若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則全是虛夸妄想者之所為此數語斷得古今學者得失最為的當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

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文集曰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含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莊老去矣○語錄曰曾點與聖人志同蓋道體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又曰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又曰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又曰子路若達為國道理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

天理無許多貴氣力生受問于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
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
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雖粗暴些
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
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
○又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永嘉陳氏曰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曾點曾次正如此子路參得此透時即油然天理呈
露無許多巖骨氣象○又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
當物終日在天理上行此堯舜氣象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
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
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
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輔氏曰樂而得其所者言隨所寓而樂自其斂於一己者言也使萬物莫
不遂其性者言物皆得其樂自散於物者言也此聖賢之分也然必有得

於曾皙之樂然後可以進於聖人
之樂固不可凌節躡等而進也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語錄曰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干兵萬馬
他只是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又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黃氏曰謂此心所具之理如仁義禮智者皆仁也
○輔氏曰仁義禮智信皆心之德而仁實包義禮

克勝也 語錄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
似定要克勝得他○又曰克訓治緩

己謂身之私欲也 語錄曰已有兩
義物我亦是己

了且如睡得一分也是治睡得二
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私欲亦是己○輔氏曰人有身故有欲如飢欲食渴欲飲皆是也但欲有公私
之不同此所謂己則指身之私欲者也○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

故謂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黃氏曰謂此心

所具之理莫非天理而理之有節有文者即禮也○胡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

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語錄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即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

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蓋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也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輔氏曰仁者天理之會而心德之全也禮者天理之著而心德之則也身之私欲乃天理之反而心德之蔽也克己者有以勝夫私欲而不使之滋萌於念慮之間復禮者動靜周旋循規蹈矩如行者之得反於家委蛇自適而無有絲毫頃刻違叛之迹也夫如是則應事接物之際無非天理

之流行而本心之德始復全於我矣克己而不復禮則譬如人雖無向外馳騖之意然退而無家可歸久則必至於橫潰四出也○蔡氏曰人既有是軀殼其耳目鼻口不能無私欲之累視聽言動一有非禮則本心全德存者鮮矣所謂不能不壞於人欲之私惟克去非禮以復乎天理之節文則仁即此而存所謂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者也學者玩箇克字便須求勇猛力戰決勝之意玩箇復字便須求天理復還之實蓋仁即禮之全體禮乃仁之子目克己復禮即所以為仁也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

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語錄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

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今日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輔氏曰一日極言其效之甚速也天下極言其效之至大也○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得天所予之仁若我真能一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又言為

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

也語錄曰這裏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輔氏曰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與則其機要實在於我矣為之則是何難之有○又曰極言其效而

深發其機其效之甚速而至大者實由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語錄曰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輔氏曰日日克之

不以為難此言克己之能果決也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則又言克己復禮之為仁其效甚速而至大也○胡氏曰日日克之不以為難者所謂一日非一日而上也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者蓋私欲有一毫之未克則天理必因是而有壅遏者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

語錄曰至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語錄曰問集註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

兩般曰為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又曰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又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胡氏曰程子初說所以明天理界限之分次說又明克復之功非一端而已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語錄曰問此性是氣

質之性否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又曰人之氣質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又曰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胡氏曰謝氏之說蓋欲使人先勝其難則易者退聽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

語錄曰聖人是箇赤骨

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是其包裹者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曉得了非禮者已

之私也

胡氏曰己與理對非禮則為己私矣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

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語錄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

退功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
○又曰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
倒去也由他○又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刀兩
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又曰今人與顏子只爭箇勿字○輔
氏曰勿者禁止之辭是釋勿字之義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是釋勿
字之用也必也心為之主宰然後能有所禁止而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此所以
為勝私復禮之機也能勝其私則動容周旋無不復於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

為己任而不疑也

輔氏曰顏子之明既能默識其理顏子之健又能
遂致其勿故不復再問而直以事斯語為己任而

無所疑
畏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蔡氏

曰視聽言動身之
用也心則其體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

語錄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
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

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
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問克己功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
却在內○黃氏曰體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一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也心
所念慮則手足隨之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體也一
有私欲出於非禮則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而心之全德亦不得以自全
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蓋謂此也

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

輔氏曰禮乃仁之著聖乃仁之極欲為聖
人當自求仁始欲求夫仁當自復禮始

因箴以自警其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語錄曰問視箴何以特說心曰諺
云開眼便錯所以就心上說○陳

氏曰心之為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
又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跡之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
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蔡氏曰人
之一心本自虛靈雖酬酢萬變而隨感隨應更無留迹此即無思無為寂而感
之本體也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語錄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是乃
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輔氏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而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蔡氏曰則猶法則準則之謂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語錄曰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輔氏曰此則所謂物交物而失之者也○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又曰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胡氏曰因有所見而心為之動也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語錄曰視底引去所以云以安其內○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

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語錄曰如是功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輔氏而不復有作輟之弊矣○陳氏曰上一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又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非非仁矣○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己復禮有以用其力久而誠則自無所用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輔氏

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陳氏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出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為性者也○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也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語錄曰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輔氏曰人雖有是性而為知所誘為物所化然後有聽其所不當聽而不聽其所當聽者焉○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又曰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又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陳氏曰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又曰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矣○胡氏曰每聽則審所當止而不為物遷也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語錄曰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

是閑○又曰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輔氏曰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雜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似乎寬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自外而引入內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文集曰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其

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陳氏曰一念之動於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聲之而後見於外○胡氏曰心有所感必賴言以宣布也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語錄曰上四句是說

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曰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

矧是樞機與戎出好

文集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

之關要處○陳氏曰門之闢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又曰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語錄曰中四句却是說言底道理○胡氏曰惟其所召以上謹

於處已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
輔氏曰易則心不官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胡氏曰傷易則誕以下謹於接物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

已肆物件出悖來違

語錄曰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又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

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輔氏曰已肆物件則人與己非兩物出悖來違則感與應非二事○陳氏曰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件矣內何復靜之云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蔡氏曰內不靜故已肆

而物件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陳氏曰法謂先王之格言欽謂

敬謹其出而無躁妄也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守之於為
語錄曰哲人便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箴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慮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

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非是兩般人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
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
兩般却兩般做工夫去○又曰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
管覺得思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看如此方得○輔氏曰哲人
知幾誠之於思顏子無形顯之過是也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如顏子不善未嘗
復行是也○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非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
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
流行無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為事動之已著也至此
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蔡氏曰知
幾其神乎哲人其上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志士其次也

從欲惟危

語錄曰哲人志士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
便危險○又曰此兩句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

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
小故危○蔡氏曰哲人志士雖有閒然安危之機只在乎天理人欲之間耳

次克念戰兢自持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
體也○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

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蔡氏曰造
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
言凡學者動於身不
可不加自持之念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輔氏曰此兩句必於動
上言之者動則該夫三

者而君子之學惟行之為貴也○胡氏曰禁止之初特為仁之事至於自然則
賢亦聖矣○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
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
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

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輔氏曰非顏子之至明則雖告之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夫為

仁之機要在此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至健則雖告之以為仁由己與夫四
勿之說必不能致其勇決於此而遂以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
他弟子有不與焉然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又豈可不加勉焉而遂以為智不
足以及此力不足以任此而自棄哉固當發憤以致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之功
使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庶幾於聖人之事可也○愚謂非至明則不能察天
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
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
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程子之箴

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文集曰四箴旨意精密真所謂一棒一
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之意

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
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輔氏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是持敬工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是強恕工夫纔不敬便私欲萬端害仁之體纔不恕便徇己遺物愧仁之用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天理流行不至間斷而私欲自無可萌之時可着之處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則私意無所萌於內矣行恕及物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

之使以自考也輔氏曰蓋使之考其效以驗其實也○胡氏曰驗之於人所至非有計效之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

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語錄曰程子答或人之說固是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是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且就出門使民時做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他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輔氏曰程子二說實相通心廣體胖周旋中禮便是仁者之氣象熟於仁者但說此氣象則不須言仁而仁自可知然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即後說所謂儼若思之時也未與物接之時能敬謹以守之則與物接時自然有此氣象矣○胡氏曰程子專主出門使民二句而言所以發不但此二事而已之意此心未嘗不敬應事之時則如是也敬又恕之本故專以敬為言而謹獨一語專為學者發也愚案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語錄曰克己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

磨了這病○又曰克已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又曰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工夫較大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坤道靜退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又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永嘉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着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蔡氏曰克已復禮是已與天對做得到便純是天持敬行恕是已與人對做得到猶是人若又以應效言之則又有大小淺深之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仲弓底便只可邦家無怨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氣象則倅矣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

怒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語錄曰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

已復禮然却與克已復禮只一般蓋如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出門若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着私意不得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訥忍也難也

胡氏曰忍者禁止於將發之時難者欲發而不敢輕也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

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語錄曰仁者之人言自然

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輔氏曰言心聲也忍則心之用也故心存而不放則其言自然若有所忍而不易發仁德固多端而其言之訥則特其一端耳○胡氏曰仁者之人常有所主於中動靜語默皆合於理其出言也不待禁止亦非欲言而不敢輕發故借以曉之

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文集曰這是司馬牛

身上一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耳○輔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惟已私盡去天理渾然是為得之一或役於氣動於欲則為心德之病而仁始虧矣司

馬牛多言而躁正所謂役於氣動於欲者故因其問而即其病之反處告之使牛因其言而深思以去其病於此一端以加謹焉則所以為仁之方固不外此所謂曲能有誠者是也○陳氏曰語司馬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彼之躁必不能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

輔氏曰此牛多言而躁之證也蓋心麤氣暴易

視忽聽惟知虛夸妄想而不知反諸心以味其理之實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

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彊閉之而不出也

語錄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夢中讖語豈復知是非善惡

○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彊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

但如此而已也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

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

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

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

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

此輔氏曰人之躁者多忽小而慕大舍近而騫遠不察在己之實病而唯世之虛美是求故教之者要當直指其病之所切使之動心忍性以求去其

病而後可以入德不然泛以為仁之大槩告之則彼亦將泛然聽驟然領多言而躁之病既足以痼其中而妄想橫騫之意又如無源之水雖溝壑暴盈其涸

可立而待也亦將何自而入德哉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

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輔氏曰牛之再問雖可見其易於言

然亦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未可遂非也疾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

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

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

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又曰若於吾之德少有疵病則不免於憂懼矣憂是氣索懼是氣歉夫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與孟子集義

生氣之意同雖非勉強所能到然在學者則亦不可以不加勉強之功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牛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

傳考之威雖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胡氏曰牛知其必不能保身故言亡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輔氏曰觀子夏之言有尊敬而不敢易言之意是以知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輔氏曰稟於有生之初皆命也有生必有死是其生之所稟已有定矣豈今之所能

移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富貴儻來之物其所以遇之者蓋莫知其所以然也豈我之所能必哉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愚謂安於命而不脩己則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

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輔氏曰持己以敬而更無間斷仁也接人以恭

而各有節文禮也仁者愛人故人常愛之有禮者敬人故人常敬之此所以如兄弟也蓋子夏欲以寬牛之

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輔氏曰有兄弟

而為惡怙終日趨於死亡之地而不自知則其以為憂是人情之常也善其身以化率之盡其心以教迪之誠已至而彼方悍然不我聽則致其憂思惻怛之意而不能已是又君子之當然也若夫憂之過而至於傷生失己則為之朋友者以義理開釋之如子夏之於司馬牛既詔之以安命又勉之以脩身使之兩

盡其道以致人之愛敬若兄弟然則可以廣其意寬其慮矣但其言未免有激揚助長之病或以啓夫人輕視天倫之心故集註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

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

其言爾語錄曰問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

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輔氏曰聖人無我渾是義理故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若夫賢者則循理者也心少有所倚着則言語之間便自有病痛出來如子夏之言不過是要廣司馬牛之意耳不知不覺便有過差意圓謂說得自家意思却盡語滯謂言語滯着在那偏處此君子所以謹言語也以至哭子喪明之事則牛之失乃移在子夏之身而不自知故為蔽於愛昧於理而不能踐其言由此觀之則學者其可自恃其所已知而不務朝夕兢惕以自點檢也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

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

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

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

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

或問何以言膚受為切於身曰易曰剝牀以膚而傳以切近釋之且傳亦有揃爪及膚之言則凡言膚者皆為切於身無疑矣蓋譖為毀人之行愬為伸己之寃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汎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及感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矣若以膚受為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不行不足以為難矣○語錄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具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

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黃氏曰集註所謂遠特指明之遠而言蓋不為目前之言所惑而深究乎人心之微此所以為遠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輔氏曰即其詞之繁意之複固足足於此夫浸潤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相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文理密察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已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是其平日之所謂明者不過一觀其皮毛意象便自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此二條以告之使子張因其言而反之身則夫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不及致詳而發之暴者其必知有所不能免而能有所戒矣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

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

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輔氏曰明心之明也遠則明之至也

知其著見其近未足以為至明也惟察其微照其遠然後為明之至耳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或問此一節曰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時則倉廩實而足於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詐欺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或問此一節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文集曰安字極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或問此一節曰以序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

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輔氏曰問必窮到底

者非於理已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也故惟子貢然後能如此問答必極其至者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也故必聖人然後能如此答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

論語真義卷六

三

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輔氏曰信本民德之固有人若無信則無以自立於世而上下相孚然後足以為國是乃為政之本而尤不可後者當身率其民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以棄去也凡人於事之或有所棄者是其心必以為可以棄去耳惟知其不可得而終不棄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

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語錄曰問古註只作一句說集註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語錄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

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二者不可相無如陰陽晝夜之相須也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具在然後虎豹犬羊之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之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

或問何以言子貢之言有病曰

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中也哉○語錄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處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尤當以質為本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錄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或問

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和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等差

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輔氏曰不特君子穀祿之平至於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所入者少則所出者不敢多故雖百度具舉而上下無不足之患也○又曰哀公欲加賦以足用唯未是圖者也有若所謂蓋徹乎則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其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且之效若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所以重爲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當務之急而經久之利也大抵末流之弊必愈求其末不至於覆亡則不知反古今一律也有若之言始末有序而不失其本旨此所謂似乎夫子者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或問此一節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

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錄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又曰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又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輝光而日新此德所以日積而高自有不容已者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或問此一節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

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

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胡氏曰集註例以前說為長然以舊說而姑存之非兩說並存之比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

如此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蓋務外而不務內者故告之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輔氏曰此乃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根本是

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

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

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

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

齊之所以卒於亂也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國之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之倫一日

而正之有餘矣惜乎其不能此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或問片言之為半言曰言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折斷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

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塗所謂折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

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輔氏曰忠信表裏之誠也明決智勇之用也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

忠信而不明決則於折獄之際無以致其斷徒明決而不忠信則於折獄之際無以盡其誠子路之質篤實剛果而又學於聖門涵養有素則其於是四者固兼之矣此其所以於折獄之際言出而人信之○愚謂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輔氏曰留人之諾則

有時而不克副之矣子路已諾於人則不留於中○胡氏曰舊說以宿訓豫乃宿戒之宿然徒有拒人之心而無取信之實惟宿怨之宿訓留則急於踐言乃孚於人之端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

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不然徒致力於言

語之間而求人之信則是頰舌之感也其能動於人乎○尹氏曰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足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胡氏曰無訟者躬行

於上而人自不爭教化治而仁義孚非一日之所能至故聖人以之為難楊氏因以見折獄之未足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

語錄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

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者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問行固是行其所居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黃氏曰居之無倦則心常在事而思無不周行之以忠則事本於心而用無不盡二者為政之大要有志於及物者當以是為法則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者正與曾子所謂然而未仁難與為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語錄曰成字只是欲他如此底意思○胡氏曰誘掖者開導之於其

先獎勸者從與之於其後也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輔氏曰厚者冀人之善薄者幸人之惡君子好

善小人好惡所存根於所好所好發於所存所好者著所存者微學者能知君子小人心之所以不同則知所當勉與所當戒者矣○胡氏曰存以心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君子之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

不能正烏能正人哉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政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輔氏曰欲有公私貪欲云者是欲之私也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者乃假設之言但以見夫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蔡氏曰察春秋傳季孫有疾命

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真氏曰民性本善為

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

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

況於殺乎輔氏曰尹氏言涵蓄極有意味為人上者有能熟味而深思之則必當有所發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語錄曰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

語錄曰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當初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于他學甚事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

這意思

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

而藥之也

輔氏曰聖人明睿之極物無遺照其於學者資品之高下所學之醇醜所造之深淺無不洞澈於心目之間故其於答問之際高下緩急雖或不同然其所以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無異也子張之學務外多於務內為名切於為實故夫子一聞其言而便知其意之所在遂反詰之以發其病而藥之譬如良醫之治疾既察其脈又驗其證必明知其疾之所以然然後寒涼溫熱之劑可得而施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

語錄曰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要做出這模樣○又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聞者是做作底專務求人知而已○輔氏曰二者之始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也故其實則有不同者且聞以名言達以實言務名者苟可以得名則無不矯以為之名得而其意怠矣務實者則無所為而為也不以人之有無而作輟不以事之始終而銳怠行吾意而已此誠偽之所以分也

故夫子

既明辯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

語錄曰質與直是兩件○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

色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矣

輔氏曰善其顏色以取仁而行實背之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也只此一句便是務名而不務實者之實證真實為仁者豈肯從事於顏色之間而又生襲取之心哉區區從事於顏色而欲襲取夫仁則其行自然違背而不相副也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所謂居之不疑也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所以見其專於務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其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故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虛譽雖隆而實德日病也

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

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

其利心則一也

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淺深次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唯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有人作而無人輟銳於始而怠於終終亦必亡而已矣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一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

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

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言未嘗窮究其旨而遂轉相授受不惟誤已
又且誤人者聞尹氏之說其亦當知所懼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
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
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語錄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
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

岐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
則德何緣不崇○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
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
機生其勢矯非勉彊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
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
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
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陳氏曰先其事之所當為而
後其效之所得是不計功謀利也只管為所當為則德日積不計效則德崇而
不自知矣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輔氏曰
常情觀
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待己則恕故惡常藏匿於其心
又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鋤治矣
知一朝之忿
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
矣
輔氏曰人本無所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所發
易得突元而橫肆苟不有以懲之於其始則其終或至於忘其身以及其
親此辨惑者所
以當懲其忿也
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
救其失也
愚謂麤故為氣所使鄙故吝於改過近利
故有計獲之心三者之病亦反覆相因也
○范氏曰先

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
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
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
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輔氏曰為所當為便是義才計其功便是利人唯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此語最切要蓋人欲天理不能兩立也久矣起於細微謂一朝之忿也至於大惑則忘其身以及其親也要當辨之於早此忿之始發不可以不懲也能懲其忿則惑自辨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輔氏曰仁主於愛順而達之則無不愛矣故愛人則仁德之所施智者無不知也急先務之為貴故知人則是智者之先務觀此兩句亦可以識仁智之用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

者之相悖爾曾氏名幾河南人○語錄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錄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夫智之用以極夫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嘿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

近也

輔氏曰他人之言皆出於一時之意見故偏狹固滯聖人之言皆由此廣大心中流出雖其深淺小大因人而變化然其包括自然無所不盡亦非有意而為之固非常人之所及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輔氏曰聞其說則知夫善之可為也知其方則得其所以為之之術也為其事則力進以求其至也徒聞其說而不知其方徒知其方而不為其事則其於善也如說河如畫餅終亦何益於事哉使樊遲而未喻則必將復問無疑矣既問於師以啓其端又辯諸友以究其義非有意於踐修之實者不能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輔氏曰知之取善以輔仁則德日

進輔氏曰行之事也為人由己由人乎哉雖朋友但能輔助之而已相觀以善攝以威儀切切惇惇忠告善道皆輔仁之道

論語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語錄曰先是率他○輔氏曰凡

民之行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是也為政者必以身先行乎此則民皆視效不待誥令而自知行之矣凡民之事以身勞

之則雖勤不怨語錄曰勞是為他勤勞○輔氏曰以身勞民之事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與夫以時

循行阡陌躬行講武之類為政者於此不憚其勞則民皆興起雖極其勤苦而不怨矣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輔氏曰勇

者必喜事喜於有為者或不能持久故又以無倦告之無倦則終始如一誠之事也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

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

使之深思也

蔡氏曰夫子方答子路以先之勞之而子路遽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夫子但告之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

吳氏所謂勇程子所謂深思正此意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

輔氏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故兼眾職

然事必先之

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語錄曰凡為政

隨其小大各自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過失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

不濫而人心悅矣

輔氏曰虞書云宥過無大而今曰赦小過故集註發此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之說蓋舜為

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仲弓為季氏宰所治者狹須極其詳細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害而無以警其怠忽唯於小者赦之則刑不至於濫及而人心悅矣此亦時中也且宥者寬之而已亦未必盡除其罪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

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輔氏曰有司固非一職而才德

各有所宜並舉而審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

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

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文集曰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賢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語錄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之極則可以喪邦矣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輔氏曰蓋經筵勸講之說其所以感切於君父者至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

輔氏曰名者實之實有是實斯有是名若其名不當其實如以祖為禰則其言乖悖舛逆而不順言既不順則無以考其實凡有所為皆苟且虛偽而已故事無由得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

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墮壞乖舛又焉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只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語錄曰衛輒子也蒯聵父

也子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多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事既不成則顛倒乖亂禮樂如何而興刑罰如何而中程子所謂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正謂此也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

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

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

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

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

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

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

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

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文集曰胡

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語錄曰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好去聲大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所類應之謂正己而物正者非有大

人之德其孰能之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

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

於政而能言也

輔氏曰本人情謂發乎情該物理謂多識鳥獸草木之類故讀之者必達於政其言溫厚和平謂詩皆自平易之心發出長於風諭謂能感發於人故讀之者必能言而專對也○胡氏曰詩之作也雖有邪有

正皆原於人情及諷詠其所言則事物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合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於事物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因是而通為政之方也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訐能諷諭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

○程子曰窮

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胡氏曰程子謂窮經

將以致用者聖人立言之大旨也然讀詩者每不能至此豈非誦之而不能熟熟之而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歟可不戒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

黃氏曰謂衷而斂之使事事皆

完備也

黃氏曰謂補足其也空闕使無不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

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

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

易足故也輔氏曰居室而務為全美則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是皆生於欲之無厭也公子荆其欲易足故不以

外物累心曰合曰全曰美皆曰苟而已然究觀荆之所為亦非不事事者蓋君子之於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自合而全自全而美事之序也所以使之得其序者必有以也在我者處得其宜在彼者成之有序然公子荆未嘗以是累其心直以為苟而已此亦以為善居室也若夫凡事忽略倒行逆施則家亦隨敗而已豈能至於全與美乎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

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

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

乎輔氏曰寄以三事謂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司牧之職實兼是三者所謂三代之教則大學一書所載備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

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

愚案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語錄曰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

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不陷於刑辟

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

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

或問此章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

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輔氏曰公文文伯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氏之家政焉內朝即所謂私朝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陳氏曰君之官職所謂政也季

氏之家事所謂事也愚謂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故施於國者謂之政事有大小自己事亦謂之事故家事止可謂之事

以用也禮

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

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

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

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胡氏曰魏徵獻陵之對若近於謫今

引以為比則言不必信不可以常理言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胡氏曰詩幾音機此失音也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文義皆不可讀故不

可從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

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

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

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胡氏曰謝氏說邦未必興喪則似以幾訓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

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

第事之小大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所容心焉可也一有速成小利之心則是私心而非正理也非正理則心可私也事豈得而強為哉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

輔氏曰居

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輔氏曰於理順邪說得極好所以使人反求而自得之又引舜事以推極人子之情直到不暇計其直與不直處其曉人以理可謂明且切矣○胡氏曰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謝氏所謂不暇計其直不直者愛親之心勝而區區細行不足論也

自謂明且切矣○胡氏曰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謝氏所謂不暇計其直不直者愛親之心勝而區區細行不足論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

語錄曰有事則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

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又曰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又曰凡言發於外者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大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又曰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勿失也

語錄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操得緊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

而天下平矣

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無有或遺此數語者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充之則有睟

面盎背之驗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此仁聖之極功也觀聖人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二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曰胡氏說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矣○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

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於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唯其志有所不為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

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語錄曰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

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

或問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

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語矣

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

作美悉

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

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

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

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

自得之事

語錄曰問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

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大皆是他要放平實處做功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狷音綰

行道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

及而守有餘文集曰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語錄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輔氏曰狂者

志極高直欲探取乎道然其行則不掩狷者守有餘故能不為其所不為然其知則未至○愚謂志極高狂者之過行不掩狂者之不及知未及狷者之不及守有餘狷者之過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

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

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

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意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黃氏曰孔子之門從游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求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輔氏曰狂者之志狷者之節皆有進道之資者也故孔子於不得中道而教之際與其得謹厚之人柔懦弗彊悠悠歲月故不若得夫狂狷之士因其志而

裁抑之使勉其所行因其節以激厲之使進其所知則庶幾乎中行之事非與其終於狂狷而已也○愚謂於其不及而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乎中也於其過而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乎中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

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

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曰承如人送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

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

占而已矣意亦略通胡氏曰不占二字如楊氏說須增玩字故集註猶以為未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輔氏曰尹氏本意雖只是以義利二字說不同不和之意然細推之則君子之於事唯欲合於義故常和然義有可否故有不和小人徇利之意則固同矣然利起爭奪安得而和○愚謂尹氏之說是推原其所以不同不和之故自義利上來非以此訓不同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

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

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不必如己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至於

善者好而惡者不惡惡者惡而善者不好則又推而言之耳○輔氏曰鄉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之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至於鄉人之善者以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其不善者以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則其人之善也為可必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輔氏曰君子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務盡在我用之道而不責人之皆可用故隨其材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不求在我用之道而唯欲人之皆如己意也故求備責全而卒至於無可用之人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惟公故恕惟私故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輔氏曰君子安

處善樂循理故心廣而體胖小人驚於氣逞於欲故言夸而行肆○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也逞欲者驕之根也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負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是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欲以之自夸故常驕矜循理則惟恐欲心之肆而卒至於無欲逞欲則不知是理之正而常至於背理二者常相反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輔氏曰有剛毅之質則必不屈於物欲不屈於物欲則心常正有木訥之質則必不至於外馳不至於外馳則心常存心正則常存此所以近乎仁也○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彊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功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

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本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悒悒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悒悒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悒悒詳勉也

或問切切悒悒之義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

過悒悒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語錄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

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

別而言之

語錄曰聖人見子路有麤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悒悒兄弟則怡怡

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語錄曰古人政事大

率本未兼具

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

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二月春月

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

作為如何乃有益

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蔡氏曰聖人

作為必須有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恐當以此推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

黃氏曰聖人未嘗不言兵也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蓋教之以親愛節義之風坐作擊刺之法要以必克而後用之此聖人所以不輕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愚謂首篇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一也他

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

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語錄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

建明豈不深可恥

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

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或問此一章曰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爾○胡氏曰猶介之人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蓋以心之全體言之循循自守猶為一己之私行必推而足以治國平天下然後可以充此心本然之限量也○愚謂猶者有執守之意介者有分辦之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

輔氏曰原思兩問皆是以其所已能者而質之於聖人故夫子之答皆進

之以其所未能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

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忮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為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克伐怨欲分而言之則為四事對舉而互言之則克伐者因己之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之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而言之皆因有己而生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

語錄曰這箇也是他去做

功夫只是用功淺在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

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

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

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或問使憲而再問夫子告之奈

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未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闢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廢其根本不使少有豪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語錄曰這便是他失問也是他從來自見做好了如此○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猶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猶介之守廬之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

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

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

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

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

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語錄曰克己者一似就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惟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是窩藏○又曰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又曰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所謂拔去病根而不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者亦在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其全體大用軒豁呈露而四者之根株廢拔自不容或萌於其間也○陳氏曰惟患不能自知己之病根所在耳若果知却合下便當下克己工夫對境直截與之拔去一舉淨盡然後為快豈有放緩第著且放第二著且制之不行待他時工夫稍熟後乃漸次以拔之邪若然則恐病根轉深不可得而拔胸中一起一伏轉為之擾非所謂篤志求仁之道也○胡氏曰人之一心渾然至理初無四者之累今不思所以治之病根常在待其既發而以力制之使不得行則其病根未嘗不藏伏於內也是豈可謂之仁哉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

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胡氏曰居以爲居室可也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以之斷其不可爲士則不止乎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也蓋不徇乎理之安而徇乎情之安則趨利而背義以私而滅公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

永嘉陳氏曰高峻者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正之謂

孫卑順也

胡氏曰卑順者加謙恭耳非阿諛之謂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輔氏

曰危言危行君子之常也然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之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使士孫言以辟禍則時可知也然謂之孫者卑順而已亦非違道以徇也物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

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

已胡氏曰和順德也英華言也無私仁也必爲勇也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不仁之勇也必則有此而於彼可知不必則有此而於彼未可知也或以字言之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輔氏曰有

諸內者必形諸外事其未者未必有其本故自修者當務其內而觀人者必察其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暴湯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暴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憫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愚謂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适是孟懿子之弟亦三家子孫有此見識尤所難得

故孔子不答

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

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輔氏曰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豪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

免為不仁也

輔氏曰聖人渾然天理無所間斷所謂中心安仁者也君子則志於仁矣然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若夫小人則通體段是人欲初不知有所謂仁者尚何望其能仁哉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輔氏曰愛焉則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則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

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

○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婢之反 謀時林反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愚謂禪謀能謀故使之草

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善於應對故使之脩飾子產當國不自用已見直待三人草創討論脩飾後却來潤色之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錄曰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名齒年也蓋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者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未嘗不足者非無所愧怍而真有所得則不能故

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夸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足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子言附之以韓魏之家則其家之大可知晉卿執滕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
 薛一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胡氏曰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
 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慾而短於才者也胡氏曰公綽之為人以下章言其不欲觀之故知其廉靜寡慾也然律以成人又須文以禮樂方可否則有所偏而非才全德備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

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輔氏曰謂全盡得入之道全盡得入之道則其為入方可謂之成也武仲魯大夫

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或問卞莊子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

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事見新序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

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或問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

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輔氏曰藝謂六藝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通此則應務有餘矣德成於內則和之以樂之事也文見乎外則節之以禮之事也至此則內外兼全而禮樂純備矣才全則不偏德備則無闕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則人不得以一德而名之此其所以渾然也中正者禮之則也和樂者樂之用也無偏倚之蔽則中正矣無駁雜之蔽則和樂矣此其所以粹然也渾然粹然則其為人亦成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胡氏曰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語錄曰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

不待如此逐項說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輔氏

曰見危授命之為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之為信宜也而見利思義亦可以為忠何也義本吾心之固有苟因見利而遂忘其義以不思則非所以盡吾心也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輔氏曰才生於氣四子之能雖皆出於氣稟然武仲之知又不可專

以才言故兼知以言之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

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

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輔氏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已四子之能雖未盡人道然固亦達德之所發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

禮樂則無不正矣輔氏曰程子蓋指要君之事言之然亦舉武仲此

須是學以成之然後協于中正而無疵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

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輔氏曰有是性則具是形須是踐得這形方始全得是性此惟聖人能之雖合是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至於踐形之事則猶或歉也胡氏曰

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語錄曰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三句目的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問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

曰却又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愚謂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二者又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

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輔氏曰此乃內外合一自然而不待勉彊所謂安而行之聖人之事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

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此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黃氏曰此章當

以楊氏說為主其以防也必未嘗有據防之言使其果以防為言而請後則要君明矣不待夫子之辯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諂古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諂甚矣

輔氏曰桓

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諂而不正桓正而不諂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

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語錄曰傷其側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輔氏曰忘君謂不顧子糾之死事讎謂為桓公之相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為忘君事讎即忍心害理之事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或問九之為糾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詞云爾而糾合宗

族之類若此者亦甚眾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威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耳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為是說亦可謂鑿之甚矣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語錄曰問如其仁何以言深許管仲曰看上面說得大了

下面豈是輕輕說過聖人當時舉他許多功故云誰如得他底仁終不成便與許顏子底意相似管仲莫說要他三月不違若耍他三日也不會如此子貢冉求諸人豈不強似管仲哉○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威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蓋子路之論仁舉體而遺用故夫子以是廣其意使推而達之於用也○永嘉陳氏曰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弟子多有未能說粗處霸者之臣却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效雖可稱道過自不可掩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

之不死為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管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威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討其

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

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為同列無嫌為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耳

○洪氏

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二善焉知人一也

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輔氏曰文之義主於順理而成章文王之文則指其全體而言公叔文子孔文子之文則取一

事而言雖聖人與人為善之意然亦非無事實者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具是三者則於此一事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胡氏曰圍即敏學好問者賈則問與寵者鮀則以佞而免於今之世

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一長而用人得以盡其所長耳

○尹氏曰衛靈公之

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

敢忽也輔氏曰齋戒必沐浴此言沐浴則齋戒可知古人臨大事必致敬如此○又曰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

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是豈可不以為重而忽之乎臣弑其君人倫之

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

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

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

以警之者深矣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

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

義正雖或不欲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

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

不唯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

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

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

者亦深矣○語錄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陳恒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沂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陳恒以警三子耳聖人之心術不如○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

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彊弱而獨以大義驅之邪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又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況在鄰國而何可以不討之而意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舉天下之

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世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者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孔子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或問程子

以爲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邪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擊之者晉李穀告王濬以爲弑君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語錄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范氏曰犯非

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

語錄曰問子路豈是欺君者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便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逼則近乎欺君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

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可行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又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輔氏曰犯顏諫諍固非異懦阿諛者之所能也然事君之義要以忠敬為主使吾心一於忠敬常恐其君有纖豪之失或至於不得已而犯之則庶其能感動若忠敬有所未至納交要譽惡其聲之意未能使之盡絕而乃以犯顏為事則其公也所以為私其直也反所以為曲非特無益於君而徒有喪於己子路之剛蓋不難於犯也而反已自盡之道意者猶有未加意者焉故因其問事君而教以先勿欺而後犯此如醫之治病因其證之有不足而投之以所當用之劑也若夫職有言之責平日之學問不加性情不治道義之氣不勝乎權勢之威天理之微反屈乎利欲之熾阿諛從順回互隱伏見其為政之失而不思救之知其用人之非而不思正之從君於昏陷君於惡而方且立言於人曰吾當養吾之誠意以潛化而嘿移之是又子路之所不敢知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汗下

文集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理○語錄曰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

一日○又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反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之效也天道流行付與萬物人之生也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所謂天理者仁義禮智之常也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常而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豪私意自蔽則明矣所謂人欲者耳目口鼻之好是也惟徇乎耳目口鼻之好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輔氏曰為

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豪釐之間唯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

人其終至於喪已

語錄曰程子兩段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

真箇要為入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功夫非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連已也喪了愚案聖賢論學者用

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

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語錄曰今學者

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

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

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

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天子再言使

乎以重美之

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於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

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案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語錄曰化只是消融了無固滯

○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

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

而類記之也

輔氏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專指仕者職位而言若艮象所謂思不出其位則泛言物所當止之處耳曾子蓋嘗稱之而記者以為可證前說故併記于此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文集曰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胡氏曰恥

之義不可謂之不敢盡但其意如是過之義則為有餘故以辭言之諸說皆以為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於義固通但須易而為之字乃可循言求義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胡氏曰聖人自以為無能則學者當知於此致謹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胡氏曰在夫子自言則如此由他人觀之則不然蓋聖人未嘗有自足之心也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

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胡氏曰為學之序以知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扶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襄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輔氏曰聖人發處渾涵詳密自然如此蓋非有意為之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此章與前

則欲其反而知人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取知之實也此章與衛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夫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

一言而已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許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胡氏曰逆與順為對蓋逆而上之故以為未至億以意為

逆逆其欺也億不信雖人之疑我者未見而億度其疑也抑反語辭語錄曰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不

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語錄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須要先

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纔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

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楊氏曰君子一於

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

亦不足觀也已

語錄曰楊氏誠則明矣之說大了與本文自不相干如說待誠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於日用間便要如此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

隱者栖栖依依也

愚謂如鳥之栖木而不去

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

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然以大視

小者明而易自下闕高者惑而難故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決○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馭也良者順服而不踴齧也驥未嘗無其力任重致

遠非力不可然說銜泛駕亦自其力為之故馬之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

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

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于理者之為粹也○胡氏曰聖人豈徒以馬言哉所以見於人不可無才凡建功立業皆才為之然不循繩檢逸出於規矩之外者亦才也苟有德以將之而惟理是循則才皆德之用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輔氏曰循理為直愛憎取舍一順乎理以一寡之私參焉是之謂直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

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

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

平也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

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無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

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爾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而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

亦以容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

厚矣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邪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

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永嘉陳氏曰以德報怨是為嫌故饒他一着不是循理正大意思却是私心以直報怨初無怨惡心只看道理如何當舉則舉當廢則廢却是公心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

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

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

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陳氏

曰以德報怨之言死定偏滯在一邊若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極是明白簡約而其中旨意却反覆無窮且如此人舊於吾有怨今

適相值有罪邪隨其罪之如何而公斷之果賢邪亦薦之果不肖邪則絕之設若不肖者後復能改而賢則吾又薦之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是之謂

直而於怨固未嘗汲汲以圖報也如此人舊於吾有德今適相值果賢邪吾固薦之以為報若不肖邪吾則權其輕重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於德亦

未嘗失其報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爾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或問何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邪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為相關耳○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所欲則怨天而尤人蓋揚己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感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

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

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語錄曰子貢若有以達之必須有說惜乎見夫

子如此說便自住了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子貢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但他只知得箇頭耳○程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輔氏曰己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

聖人與理為一自然無所怨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語錄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

言語形容不得○又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

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

是上達天理何邪曰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

理而何哉○語錄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斯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
上達是理在事理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
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
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又曰下學上達只
要於事物上見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
若非子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愚案註疏史記皆以公伯寮為弟子胡氏嘗辨之今觀夫

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愚案孔註以為

夫子指季孫言其有子服何忌左傳

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胡氏曰大夫以上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

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何如今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胡氏曰若夫子周游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胡氏曰若夫子因衛靈公目視蜚鴈而去是也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胡氏曰若夫子因問陳而行是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 黃氏曰四者固非有

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顏色而後辟之邪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

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

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

可為之時也 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則有不可為之時其才力有限也聖人之視天下則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

人矣

輔氏曰荷蕢聞磬音而能知夫子之心其存養純固精神昭徹不為事物所汨亂可謂賢於人一等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蔡氏曰深則厲淺則揭言不問深淺而必欲渡也匏有苦葉之詩意正如此故

荷蕢舉此兩句以譏夫子人不知已而不止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

無所難矣

輔氏曰聖人之於天下猶天地之於萬物雖未嘗比之以為私然亦不能忘之以為公也夫豈以人之知不知而為作輟哉且果

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夫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子張曰書石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或諒陰曰諒信也陰默也信或謂信任冢宰或謂信能默而不言為說不同或又讀作梁闡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其義則古今言殊不可曉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

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

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

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矣或問此章之說曰修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黃氏曰充積之盛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為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

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充積之盛者而言之也堯舜猶病言不

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輔氏曰此又指聖人之心無有窮已

處以警子路使母徒驚於虛遠而不求之切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

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

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
 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語錄曰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又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又曰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又曰體信只盡這至誠道理達順即自此發出體信達順即是至忠行恕○又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又曰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其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曰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又曰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知來○愚謂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只是一事若陰陽不和五

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魯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愚謂鴟鳥始蹲故或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俟待也言見

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胡氏曰隅坐無位可居也隨行不敢並也

孔子言吾見此

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

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

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躡等為戒

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

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